

上数学课时，刘老师出了一道题：用集合的方法把京广铁路经过的省市列出来。同学们解答时，没想第一个便叫到了我。然而由我答错了，结果把题给做错了。老师第一次让我在黑板上做题便做错了。真败兴。更气人的是，走下来时，竟听得有人叽叽咕咕地笑我：“喝，还做题呢。”我的脸腾一下便红了。好象是郭志杰，又是他！

坐回来，又气又羞地好半天。多同面前，真是悔恨交加、羞愧。怎么不努力学习呢？要是题答对了，那个让人讨厌的郭志杰也不至于会那样讥笑我。晚上本想做完作业再写信，宿舍里，也是漆黑一团。她们有的还在说笑。班里给发了一盒火柴，因为女生宿舍都黑着，有男生宿舍有亮光。我虽然不是值日生，但见她们都想，想，便鼓足勇气，走到男生宿舍里去借火柴。

对面的女孩

“你……借……”
“我这儿有，给！”立刻就有人这么回答，紧接着——盒火柴啪的一声便扔了过来，正好扣在我胸前，我一下子接住了。

“哟，还真行！篮球运动员吧！”不知哪个这么说了。一声。宿舍里顿时一片笑声。

我定神看了看那个扔给我火柴的人，想不到竟是郭志杰。不过他一直没笑，脸上挺正经的，大大方方地：“拿去，不用还了。”

想到白天的事，虽然还有点气，但还是向他道了谢。他回答得也还得体、自然：“都是同学，客气什么。有什么要帮忙的，只管吭声就是了。”

想不到他会这样，跟白天的郭志杰活脱脱地象换了

对面的女孩

张平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对面的女孩：一个被勒令退学的女学生日记/张平著．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0．10

ISBN 7-5063-1958-6

I．对… II．张… III．日记体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IV．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7770 号

对面的女孩——一个被勒令退学的女学生日记

作者：张 平

责任编辑：姜 琳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版式设计：英 子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：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：880×1230 1/32

字数：370 千

印张：14.5

插页：2

印数：50001-60000

版次：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：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958-6/I·1942

定价：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好多天了，我才了解到一件事，我叔父的二女儿，也就是刚上技工学校不久的堂妹张红英，最近被学校重重处分了一次：勒令退学一年，强制性立即离校。

对此我不禁感到愕然，对堂妹我还是比较熟悉的。叔父有二男二女，红英是最小的一个。叔父是个援藏工作多年的老干部，前两年，才把婶子和几个堂兄妹转成城市户口。子女多，负担重，还有两个老人（叔父同父亲是叔伯兄弟）。说实在的，像叔父这样级别不高，工资不多，思想正统的退休老干部，大都是对外两袖清风，对内一身严厉。多年在外，只知道工作，没关系，没门路，虽然退休了，却依然四处奔波发挥“余热”。在外头，总也和和善善，勤勤恳恳，是个拧在哪儿便在哪儿发光的螺丝钉。在家里，可就变了样，尤其是对子女，严厉得让人害怕，稍有半点越轨的地方，就甭想在他手里过去，家教向来是很严的。所以我这几个堂兄妹，其实都是非常本分的农家子女。堂妹张红英，更是个老实不过的女孩子。温顺善良，腼腆内向，见了生人，还没说话就红脸。学业品行，更是没的说，从小到大，总是三好生。人长得清秀水灵，姿貌端丽，尤其是那善眉善眼的模样儿，十分惹人喜爱。说话做事，也知情达理，招人亲招人疼的。逢年过节，我们这些年龄几乎比她大了一半的堂哥、堂嫂，每逢见到她那规行矩步、文静端庄的样子，总是发出阵阵感慨：这样

的女孩子，这辈子绝不会走了大样。在学校是个好学生，在家里是个好帮手，将来长大成人，也一定会是个贤妻良母。

谁会知道，像这样的孩子，怎么会出了这种事！刚上了技工学校才几个月，就被学校给予如此严厉的处分，勒令退学一年，强制性立即离校！这些年，像这种处分，别说是我们村了，就是整个乡，整个县，整个市也很少有这样处分女学生的先例！要不是妻子亲口对我讲的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。

妻子絮絮叨叨地埋怨我，你还算是个报社记者（地区报通讯员），青年作家哩（在省级文学刊物曾发过两篇小小说），家族里出了这档子事，就不嫌丢脸？你这当堂哥的要是有权有势，有门路，有关系，红英还能这样让人处分了？叔父家平时对咱不薄，那些年也常常接济咱们。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咋也该去看看，跑跑的。若要能免了这处分，别说红英和叔父一家子了，就整个家族里，谁能不念你的好？亲戚们脸上有光，咱自家脸上不也一样有光？

我当晚便去了叔父家。当然，绝不仅仅是为了妻子说的那些理由。我只是不明白，像红英这样的女孩子，怎么会让学校勒令停学一年，强制性立即离校！任何人听了这种处分，都会不寒而栗，何况处分的还是一个女孩子！

叔父家并不远。尽管叔父的家人大都成了城市户口，但因叔父退了休，城里也没房子（事实上也根本买不起房子），所以一家人仍然住在村里。像这样的情况，如今多得很。城市里头，住着好多好多“非城户”，而在农村里头，却又住着好多好多“非农户”。

叔父不在家。婶子一见了，我便是一阵唉声叹气，紧接着便止不住地埋怨起来。不过埋怨的不是学校，而是堂妹红英。红英正病着，一见了，只叫了我一声，就躲回屋去了，由着母亲在我跟前数落她的不是。或许这些天，她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。听婶子埋怨了一阵子，我才渐渐听明白，学校之所以这样处分红

英，竟是因为红英严重违犯校纪法规，不听劝阻，在学校里同个别坏学生搞恋爱，甚至在校外偷偷去当“三陪小姐”！

我一下子呆了，好半天也没能说出一句话来。这怎么可能！红英今年才刚刚十七岁！尤其是像她这样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家教如此严格，生性如此腼腆，怎么会在学校搞了恋爱，当了“三陪”？还同一些坏学生，坏女人同恶相济，勾勾搭搭！

尽管婶子仍在神色黯然地埋怨来埋怨去，然而我的思绪早已跑得很远很远。我想到了人们对眼下这一代学生的种种认识、议论和愤慨：早恋，早熟，奢侈，颓废，缺乏理想，好高骛远，混乱的道德意识，毫无责任感的社会伦理观……什么“另类”，“新人类”，“新新人类”，“叛逆的一代”，“垮掉的一代”……

说到后来，婶子一定要我好好去劝劝红英。我虽然只是个冒牌大专生（上过两年刊授大学，没有正式文凭），到现在也只是县级报纸的“合同制”通讯员，但在婶子眼里，还算是个“文化人”。“文化人”见多识广，知书达礼，想必能说动了红英。因为这些天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怎么骂，红英总是一声不吭，有时候被骂狠了，逼急了，就把自己一个人反锁在西厢房的屋里，一整天的不吃不喝也不出来。

大冷天，屋子里没生炉子。炕上虽温温的，仍冷得让人伸不出手来。这一带的农户冬天大都这样，平时谁也舍不得生炉子。这几年，倒是年年丰收，但农产品却贱的卖不出去。家里生两个炉子，一冬天就能把几亩地的收入冒了烟。叔父家的几个孩子转成城市户口后，地少了，他又退了休，就那几个死工资，还常常发不了，生活确实很艰难。

屋子里冷飕飕的，却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桌子上放着一摞课本，有一本物理书是打开的，看来她仍在家里自学。不知为何，我不禁感到了一阵说不出的心疼，这么冷的天，这样的环境，又面对着这么多的压力，她学得进去吗？

红英自然知道我的来意。问候了两句，又给我倒了杯水，便

低下头，静静地坐在一旁，再也无话可说。这当儿，我才留神看到，红英确实已长成一个大姑娘了。苍白的脸色里虽然透着一种忧郁和凄怨，但也遮掩不住由于姑娘成熟而带来的女性魅力和青春气息。衣着很朴素，装饰也极简单，但柔嫩的肤色，隆起的胸脯，已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，她已经不是一个小女孩了。过了这个冬天，她就十八周岁了。

问了几句，她总是低着头，并不多说什么。作为一个少女，在堂哥面前，毕竟是有距离的。渐渐地，我突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隔膜感。对她们，我实在太缺乏了解了。我尚且如此，像我们的父辈、祖父辈们，也许就更不了解她们了。

我并没数落她什么，我不了解她，也就没这个资格。后来，我问她是否感到委屈，是否认为处理得太重，或者根本就不应该受这样的处分。如果这里面真有问题，我可以去学校了解了解，或者找找关系，通融通融。说到这儿，她忽然眼圈一红，掉下两串泪来。紧接着又像清醒了似的，轻轻地，很快地把泪水抹去。沉默了好一阵子，终于从被子底下翻出一个笔记本来，说：

“哥，这是我的日记，你拿去看吧，看了你就知道了，了解了。”

我不禁有些发愣。作为一个姑娘的日记，我能随便看吗？我有资格看吗？我只是她的一个远房堂哥，一旦看了她的日记，是要负责的，而我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

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哥，没关系的。这前前后后的事，我给你说不了那么多，我让你看日记，也就等于我原原本本地给你说了一遍。都是我的心里话，每件事都是真的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看了日记，你心里也就有数了。学校的领导也看过我的日记，日记里的有些事情，都被他们当作了处分我的依据，这本日记事实上已经被他们公开了，已经没什么秘密了。”

我拿回来后两个晚上便看完了，第三天又看了一遍。这是她

在初中毕业后，从考入技校，到今天的完完整整的三个半月的日记，几乎一天也没缺。

我窥看了这三个多月里一个少女的心理世界，窥看了一个奇特的所谓的“恋爱”经历，窥看了一个女学生迅速“蜕化变质，腐朽堕落”，以致最终被严肃处理的全过程。

我几乎被震撼了。然而让我惶惑不解的是，这些触目惊心的事情真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吗？这些孩子们的生存环境真是这样的吗？除了那些像孤岛一样的正规大学外，这些几乎被遗忘了的孩子们所受到的教育真是如此吗？

如果真有什么“另类”话，也许这才是一种真正的“另类”！

除了那些大是大非问题，这一切让我深感茫然而不知所措。我甚至不知该如何下结论，如何辨明它的是与非，对与错，荒谬与怪戾，根基和源头……这真是市场效应所带来的必然结果？

不知是因为悲愤还是激动，日记中的有些地方常常让我止不住地湿润了眼睛。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，这些日记应该公布出来，让这些所有的人都看一看。

于是我对堂妹说，我想把她的这些日记整理整理，全部发表出去，她沉默了一阵子，答应了。她对我很平静地说，只要有出版社愿意出，那你就让他们发表吧。她觉得生死荣辱对她来说，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，已经无所谓了。既然学校领导已经都看过了，她周围的人也都知道了，甚至日记里的一些记录都被做了处分她的证据，要想把这些事情彻底说清楚，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内情。就让世人来分辨吧，究竟是他们的错，还是我们的错。

也许，她根本不相信这种日记能发表。

于是，我按照她的要求，除了那些错字，别字，病句，人们不明白的地方以及把所有的人名地名全部改掉了外，有好多地方我基本上是一字不改地照抄了下来。

我觉得保持原状，比任何多余的加工都更深刻，更生动，更

有说服力。

刚开始读，可能会有些不着边际的感觉，但只要你耐心读下去，脉络便会渐渐清晰起来，对其中的一些人和事你也就会有所认识有所了解。

好了，你就从头看吧。

八月十八日 星期日 有暴雨

整整下了一天雨，时大时小，有时天阴得重了，屋里黑乎乎的，就像晚上一样。心里急，又哪儿也去不了，心情就忧郁起来，看哪儿也不顺眼。奶奶见我坐卧不安的样子，故意跟我逗笑话：“你这娃也真是的，就没个沉稳样子，奶奶像你这么大，都生下你大姑了，整天除了哄娃抱娃，还揽一大家子的饭要做，等到家里人都睡了，才能有个空涮尿涮尿。你们这些娃，念了几天书，心就念野了。早先那会儿，还得缠脚……”我不吭声，由着奶奶没完没了地说，但心里却好笑得很。看着奶奶现在的样子，十七岁那会儿怎么就能抱了孩子？那么小的年纪那么小的脚，抱着孩子是个什么模样？做一大家子的饭，难道奶奶的爷爷、奶奶、公公、婆婆……他们都不做吗？猛然间又想起上学的事来，不由地又把脚跺了几下，奶奶看了我一眼又接着说：“你也别太急了，大概你顺林叔叔已经给你爸写了信，也可能你顺林叔已经回来了。奶奶刚才给你掐指头算了一卦，你啥都顺着哩，一定能考上，就看你去不去了……”

我知道奶奶是在安慰我。如果要上技校，我们几个同学都打听了，峨钢技工学校是最好的，要去就去那儿。峨钢技校是峨岭钢铁总公司办的技校，峨钢效益好，公司大，又是国营的重点大型企业，毕了业好分配，工资有保证，比铁饭碗还铁。只是我一

直有些犹豫，难道就这么上技校，当工人，不再考高中了么。心里很矛盾。后来找到婶婶聊了聊，她说还是去技校好。由于我学习不拔尖，连中专也没把握，更不用说升大学了。想了想，也觉得在理，可不是，你自己掂量掂量，就算能考上高中，但能不能有保证考上中专、大学？别人都说这会儿大学比高中好考，尤其是比中专好考，如今工人农民的子弟，眼睛都只盯着中专，只要快点走了就行。所以那些尖子生都挤到中专这儿了，高中大学反倒要容易一些。其实都只是这么说，天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！像我们这些学习成绩没把握的，谁敢拿自己的前程闹着玩儿？还有，如今的大学都已经自费了，一个大学生一年差不多得花万把块钱，就凭爸爸那几个退休金，供得起我吗？我拿青春赌明天，听人家唱歌倒是潇洒得很，可真让你去这么做，又有谁能潇洒得起来。

唉，就这样吧，能走就走。

但愿奶奶的卦显灵。现在就等顺林叔的信儿了。老天爷，快别下雨了，让顺林叔早点回来，让通知能早点下来，让我能顺顺当当去了峨钢技校……

顺林叔是有办法的。

八月十九日 星期一 有暴雨

顺林叔还没回来，也没有任何消息。难道连上个技校也这么难吗？

顺林叔是八号走的，到今天都十天了，十天怎么也该回来了呀。最怕就是把晓丽的事情给耽误了。晓丽，真对不起。老天打搅，这是没办法的事，请你再耐心等待。

奶奶在一旁咕咕叨叨的，说人心要有个尽，人不知足，啥也

难办。奶奶当然是说我，想想好像也对。当初户口没转出来时，整天只想着转户口。想着只要能转成城市户口，就好像是重生了一样，就是随便干个临时工，也是幸福的。总算能不当农民了。我并不小看农民，爷爷、奶奶、都是农民，爸爸妈妈也都是农民出身。可不知咋的，一想到不当农民了，心里就高兴得发狂，好像浑身都轻快了好多，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样。是不是因为农民太苦，太穷，太没出息，太没意思了，我也说不清。就连村里的那些同学们，又有哪个愿意当农民的，拼死拼活地学，就一个目的，离开农村，走得越远越好。

再说，我怎么也要比晓丽好些，晓丽病成那样了，还在拼命地学。不过她已经不想上高中了，她觉得身体实在支持不下去了。一想起她那天来家里的样子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。她可怜巴巴地对我说，你就给顺林叔好好说说吧，不管是啥样的技校都行。只要能让她走了，终生终世感激他。要是上不了技校，她这辈子就完了，真的完了。她觉得身体实在连一年也支持不下去了，而家里也恐怕不会让她再念了。晓丽家很穷，比我家还穷，她连到医院看病的钱都没有。如果家里稍稍有点办法，她也不至于会病成那样。她脑子很好，学习也本是很好的。只是她的身体真的很糟，真让人担心。就让老天保佑你吧，晓丽，我的好朋友。

八月二十日 星期二 阴转晴

好不容易才晴了天。村里村外，巷口路上，到处都是一摊一摊的烂泥浑水。

不能走，又没地方可去，在家里又闷得慌，便穿着雨鞋跟奶奶去地里摘了一回豆角。太阳火辣辣的，把地里的湿气都晒了起

来，又闷又热，身上黏乎乎的，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地里的土又软又松，走一步，沾一脚泥。我没摘了几个，奶奶便挥挥手，把我从地里打发了出来。

在地头等得烦了，没事干，便胡乱找了一大把野花儿，对着路旁的一摊水，满满地插了一头。照着水里的我，就像一个花蝴蝶，真觉得好玩儿。奶奶骂我，这么大了，没个正经，啥事也干不了，将来看啥样的男人要你。我真的大了吗？不知咋的，我觉得自己怪好看的，反正挑不出啥毛病。是不是人都是这样，都觉得自己好看？学校的男生常给女生打分儿，我能打多少分儿？

真没想到，就这会儿，我见到了老姑的孙子——亮亮哥。他冷不防地站在我面前，怪模怪样地瞅了我几眼。我好半天才认出他来，真把我羞得要死。脸上火辣辣的，一定连耳根子也红了。见我这样子，他胡乱问了几句便走了。亮亮哥十八岁就考上了清华大学，后来又考上了研究生。真是花好月圆，前程似锦，让人羡慕死了。为何人家就能行呢？我也快十八岁了，咋连个中专也考不上呢？人比人，气死人，可不比行吗，一比就让你受不了。

我的智力真的就不行吗？

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晴

刚吃过早饭，在县城里上学的堂弟便来告诉我，说南城区市民户口的初中学生报名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。要是不报的，如果考不上，就不让返校复习了。我在南城区的初中学习的，自然也算是南城区的。奶奶催着我快去，我便骑着婶婶的自行车赶紧到城里去报名。

这能算骑吗？顶多只骑了一半，大部分时间都是推着走的。路不好走，坑坑洼洼的，不过还算顺利，没出什么事儿。从学会

骑车子，长这么大了，还没骑过这么远的路。我不知道我的胆子为什么会这么小，一在路上骑车就害怕，迎面开来一辆汽车，拖拉机什么的，老远就吓得赶紧跳下来。今天还算可以，也算是点收获吧。我想，只要多锻炼，胆子慢慢就会大起来的。不过去了城里并没报名。到了爸爸那儿，爸爸说不用报，说如果上不了技校，我一定能上了高中的，说实在不行了，就找找关系上高中好了。听爸爸这么说，我突然觉得信心坚定起来。既然这样，就一心一意地决定上高中吧。等上了高中，一定刻苦努力，争取有个好成绩，争取日后能考上大学，考上名牌大学！

好多老师都说过，我脑子不错。主要是以前在村里学习，底子软了点，只要用功，一定能赶到前头去的。但要是上了技校，那就可惜了。

我今天才觉得，老师说对。晚上，我又好好复习了一回功课。

人是不是都是这样，一有了目标，心劲也就来了？

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

下午爸爸回到家来对我说，他到劳动局看了，我已经被分到了峨口纺织技校！

真是没想到！做梦也没想到。这个技工学校，我根本就没报的。就是把我打死我也绝不会报考这样的学校！整个国家的纺织系统都不景气，下岗的女工成千上万，到了哪儿都没人要，好多下岗女工都当了三陪小姐。听人说，峨口纺织厂都快破产了，连离退休的工人、干部都发不出工资了，而如今却把我分到了峨口纺织技校！这是整个峨口地区最不好的技校，根本就没人报的，连农民的孩子都不想到那儿，怎么会让我去了那所学校！

离家又远，设备也差。其实峨口纺织厂原本就不是个好地方！没想到奶奶，婶婶原来都在骗我，都说顺林叔有办法，说我去峨钢技校一定没问题。还说峨钢技校如何如何好。好了半天，却好到了峨纺技校！我越想越气，止不住地大哭起来。即使去不了峨钢技校，说啥也不该把我分到峨纺技校呀！就算没关系没后门也不能这样坑人呀！什么人这么黑，不声不响地就把我分到了峨纺技校！等了那么多天，就等了这么个下场！

顺林叔这些天干啥去了？为啥他一直也不露面！还指望着让他帮助晓丽上技校的事呢，结果连我的也给办砸了。早知如此，求什么人也比求他强呀。爸爸当时还狠着心给了他一千块“活动经费”，一千块就活动了这么个结果？

见我又喊又闹，哭得这么伤心的样子，一家人顿时也都没了主意。整整一个下午一家人都默默地坐着，没一个人说话。

一家子商量来商量去，整整一天也没商量出个法子来。上吧，明知是个没出路的技工学校，是个顶顶不好的技工学校。狠狠心就上这样的技校吧，一家子都觉得没啥出息。学上几年，到时候还是没个地方去，就算这会儿不上学了，随便找个工作干不也跟这一样？

吃饭时，我连饭桌上也没去。一个人端着碗胡乱吃了吃。看着爸爸妈妈奶奶一家人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心里顿时像刀绞一样。想想也真是有苦难言。怪谁呢，怪来怪去还不是怪你自己。要是你学习好，考得好，还会像今天这样，惹得四邻不安，一家人遭罪？当初父亲说过的，爸爸一没权二没钱三没关系，只能靠你自己。其实爸爸把我供到这份上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要放到别的人家，像我这样的女孩子，早就不让你念书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奶奶揉了揉眼睛说，走一步算一步吧，前头的路都是黑的，谁能一下子就看透了。

想想也是。再过几年，谁知道社会会变成个什么样子？考虑得那么远干什么？

听爸爸说，晓丽上技工可能没什么希望了。分数不太高，没关系，也没什么人给她跑。我不禁替她难过起来，明天见了她，该怎么对她说呀。

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转阴

下午，我去劳动局跑了一趟。

没想到我们年级考上峨纺技校的共有六个，而这六个里头就我一个女的！更没想到，考到峨钢技校的竟有七八个！连平时比我差得多的那些人也考到峨钢技校去了。恨死人了！真是越看越气，越看越败兴。这些人真是黑透了，真是太腐败了，老天爷肯定让他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！

正在看分数时，不想班里的那个刘小飞（他是平时班里最差的，现在却考上了峨钢技校），神气活现地对我说，预选时考了个第一，这一次咋没考个第一？言外之意，便是说我第一次考试一定是抄别人的。我没理他，谁抄了没抄，自己心里都有数。连老师也说过，抄，固然不可免，但能抄出个第一的，未必有几个！也真是的，就怨自己倒霉。若第二次考试时，不跟张爱民挨在一起那就好了。张爱民总是不隔一会儿就把你捅来捅去的要卷子看，也不怕老师见了。结果思路被打断了好几回，那还能考好了。

回家时，一路上都垂头丧气地怕见人。尽管他们都走了后门，可不知为什么，自己总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。再说，又有谁知道人家是走了后门的？又有谁知道你没有后门！就算人家走了后门，那也是人家的本事！

乌鸦落到猪身上了，光说别人黑，就没看到你也一身黑？

回到家时，爸爸已经在等我了。他说他决定了，就让我上峨

纺技校。我没吭声，我能说啥呀。前头的路都是黑的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摸着黑走吧。爸爸既然决定了，那也就只能去了。

其实爸爸说的那些话，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答应的。爸爸说了，再念一年吧，只怕还是这么个结果。村子里考了好几年的学生多的是，到头来还不都呆在家里？上高中吧，家里真没那个经济实力了。按你的分数，走走关系上个好点的高中，怎么还不得两三千？其实能上的那几个二类学校，一次性的也得缴好几千块。爸爸眼睛红红地说，家里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，就是卖了房子也凑不齐那么多呀。末了爸爸又说，就暂时这么先上了吧，怎么着也是个学校嘛，学上几年，等到毕业，到了那时候再想别的办法。与其现在找关系挑学校花这么多钱，还不如用到将来分配工作上。

嘴上答应了爸爸，心里却像翻了锅似地折腾起来。想到三年后，那些还不如自己的同学考上了大学，有了好工作，我会是个怎样的心情？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。还有那些不如我的同学今年返回学校明年考上了中专、师范，我也一样会后悔一辈子。但反过来，如果我上了高中，或者返回学校，却又都考不中，也一样会后悔一辈子。

想了想，就这样定下来吧。只是去了技工学校，最让我感到痛心的便是把我的学习计划给打乱了。不过到了那儿，我一定努力自学。我一定重新制定一套新的学习计划。爸爸说了，你要真想上大学，将来还可以上电大自大，还可以进修嘛。

晓丽没来看我，也许她知道了消息。过两天我一定去安慰安慰她。只是，我能安慰了自己，又该怎么去安慰她？

顺林叔肯定回来了，他没来看我。我决定也不去看他。

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晴

下午，伯父从城里给我拿回了峨纺技校的通知。伯父说，峨纺技校虽说确实不如峨钢技校，也还说的过去。峨纺技校的地址并不在翟县县城，而是在峨眉市郊，所以离家并不太远。路是近了一大截子，但听伯父说峨口纺织厂确实已经不行了，负债累累，只怕是非破产不可了。峨纺技校将来的命运会怎样，也一样是个未知数。听伯父这么一说，不想去的思绪，又猛地从心底里涌了出来。另外的一个坏消息，峨眉市一中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四百四十二分，我差了十几分，升二类学校的希望也打破了。爸爸和顺林叔在教委都没认识的关系，看来怎么着也只有上峨纺技校这条路了。

伯父后来对爸爸说，看是不是再等等。峨眉市三中也挺不错的。虽然不是地区重点高中，却也是市里的重点高中，可能那儿录取线要低些。还说咱们村这多年了，别说女学生里头了，就是男学生里头，也还没考过我这样高的分数，要是真的就上了这么一个烂技校，不就把娃一个好端端的前程给葬送了。即便是三中也上不了，返校再念一年，也没什么可担心的。再不好，考上这样的技校也就到顶了。再说，实在不行，就是上县城中学也一样是可以的。

伯父的话说得我的心里好乱，我真有些动摇了，真不如再等等看。

等到伯父走了，爸爸沉默了半天，却突然拍了一下桌子，说：“算了！啥也别想了，还是上吧！”

看看爸爸皱着眉头下了决心的样子，一家人都没再吭声。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，只好听天由命了！爸爸的决定是不能违抗